

Issue No. 5  
March 10 2017

# Project +



發行人 曾麗玲所長

編輯顧問 吳雅鳳教授

編輯顧問 孟克禮教授 ( Prof. Michael McGlynn )

責任編輯 蔡恬 侯淇齡

美術設計 蔡恬 侯淇齡

國立臺灣大學 Graduate Institute of  
外國語文研究所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第五期電子報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目錄



葉慈未啟程的臺灣之旅 ( 1919-29 ) W.B. Yeats' s Intended Trip to Taiwan.....	1
第二屆亞洲莎士比亞學會研討會側記 .....	8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Public: A Transnational Symposium 研討會側寫 .....	13
韓國英語文英文學會 2016 年研討會見聞錄.....	18
Professional Skills Workshop: Attending Conferences 側記.....	24



# 葉慈未啟程的臺灣之旅（1919-29）

## W.B. Yeats's Intended Trip to Taiwan

高維泓教授著

蔡恬譯

相信外國語文學系的大家對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並不陌生。這位著名的詩人及劇作家對日本文化的深厚興趣也是眾所週知。葉慈的劇作裡不時可見到日本能劇（Noh）的影子，時至 1921 年寫成的四部作品：《At The Hawks' Well》，《The Only Jealousy Of Emer》，《The Dreaming Of The Bones》與《Calvary》尤具代表性。葉慈融合日本表演形式的劇作對西方當代藝術有莫大的影響，能劇（Noh）的表演形式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也成為連接東亞與歐洲的文化橋樑。但各位可能不知道，葉慈除了跟日本傳統藝術有深厚淵源，與臺大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文政學院也有段罕為人知的軼事。鑽研愛爾蘭文學多年的高維泓教授在《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發表的〈W.B. Yeats's Intended Trip to Taiwan〉裡指出，這段故事要從文政學院的矢野禾積（Yano Katsumi, 1893-1988）教授之所以來臺灣的緣由說起。

矢野禾積教授為傑出的作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及文學評論家，筆名矢野峰人（Yano Hōjin），昭和元年（1926）時曾受臺灣總督府的邀請，來臺參與「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 1928 年）的創校計劃。但矢野教授離開日本前，即對西方文學在日本各大院校不受重視的現況有所不滿。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富士川義之（Fujikawa Yoshiyuki）在《矢野峰人選集·解說》中談到，上個世紀二〇年代的日本學界受到



軍國主義的氛圍影響，幾乎沒有學者願涉足「不實用的」文學評論與文本賞析。<sup>i</sup>各大院校即便有文學課程，也是獨尊傳統經典，排斥「頹廢的」當代作品（例如現代主義及神祕主義的作品）。<sup>ii</sup>此外，更將語言學和目錄學的研究列為優先補助項目，以西方文學為主的研究領域可說是備受排擠。

矢野有感於日本大學學制對西方文學的忽視，毅然答應臺灣總督府的邀請，前往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任教。矢野期待在剛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建立一套新的課程設計，使大學生能感受普遍的文學之美、開拓自己的視野，而非把外國文學課程一開始就依語種分類（如德國文學、法國文學），令學生按照自己修習的語文分成互不相關的小群體。矢野的際遇以及他創新的教學理念，使他萌生了邀請葉慈前來臺灣教課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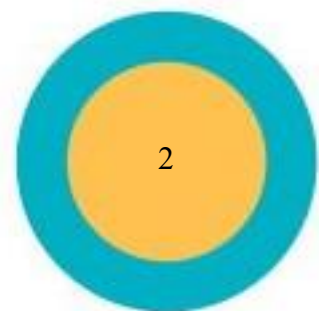
前來臺灣之前，臺灣總督府已補助矢野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兩年（1926~1928），期間透過朋友佐藤醇造（Sato Junzô）的介紹結識了葉慈（佐藤在葉慈前往美國俄勒岡州進行巡迴講座時兩人結識，曾經餽贈葉慈一把鍛造於十四世紀的日本刀。此無價的傳家之寶激發了詩人的靈感，使葉慈寫下於1929年出版的〈A Dialogue Between Self and Soul〉一詩）。因為這難得的緣分，葉慈在1926年從倫敦發了電報給當時身在牛津大學的矢野，邀請矢野前往倫敦與他會晤。<sup>iii</sup>隔年七月，矢野再次收到葉慈的邀約，獲邀到葉慈位於愛爾蘭高威郡（Galway）鄉居（一座建於14世紀的諾曼人塔屋，也就是著名的Yeats Tower，又稱Thoor Bally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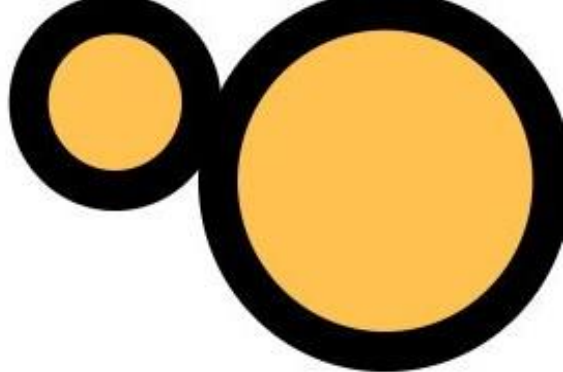
---

<sup>i</sup> Yano Hôjin,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by Yano Hôjin* (Tokyo: Kokushokankokai Corporation, 2007), pp.517-18.

<sup>ii</sup> Hôjin, loc. cit.

<sup>iii</sup> Hôjin, op. cit., pp.39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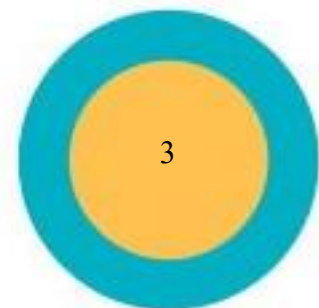
作客，成為葉慈和日本文化的友誼橋樑。矢野記得到葉慈家拜訪時，詩人宣稱「佐藤先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Mr. Sato’s friend is my friend”），熱情地迎接他。<sup>iv</sup> 正好葛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差遣僕人到詩人家中，請他去聊天用膳，於是葉慈便帶著剛見面的矢野去夫人家赴約，並介紹是矢野把自己的詩集譯成日文。矢野和葛雷戈里夫人相談甚歡，之後還有書信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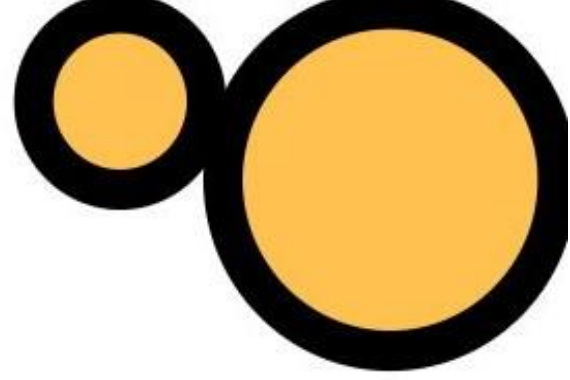
矢野於 1928 年離開英國前往臺北就職，並依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在臺北帝大開辦日本學界第一個「西洋文學講座」，取代傳統的「英國文學科」。本來他只打算在臺灣待兩年，沒想到一待就是二十年（至 1947 年）。矢野教授除了在文政學院任教，也曾擔任過帝大圖書館館長，在任期間也建立了臺灣當地學者與日本學者合作的網絡。

葉慈對東方文化與神秘主義向來頗有興趣，和他的畫家父親一樣傾心於日本美術。1919 年，慶應大學學科主任野口米次郎（Yone Noguchi）教授於紐約講學時，巧遇正好也在美國訪問的葉慈，於是當面提出邀請赴日執教，葉慈亦頗為心動。葉慈在一封寫給友人約翰·奎因（John Quinn）的書信裡提到：「離開（此刻）被戰亂蹂躪的愛爾蘭，等到自治法通過後再回去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但我真能回得了家嗎？會不會回到一個被野草淹沒的城市？一個從西元十世紀以來就無人居住的地方？一個原本一年一百英鎊（我）還能過的頗有餘裕的城市，突然一切都變了樣？」（“[it] would be pleasant to go away until the tumult of the war had died down, and perhaps Home Rule established . . . But would one ever come back? - would one find

---

<sup>iv</sup> Hōjin, op. cit., p.392.





some grass-grown city, scarce inhabited since the tenth century, where one seemed surpassing rich on a few hundred a year?”)，內容表達了他對日本之旅的深思與期盼。<sup>v</sup>可惜的是，慶應大學似乎無法全額補助葉慈的旅費，葉慈亦無法自行負擔赴日的費用。葉慈在 1920 年寫給友人愛德蒙·杜拉克（Edmund Dulac）的書信裡表示：「我們不去日本了，至少不是現在。校方的回應愈來愈模糊，而我們亦無法負擔那裡的生活費。我們可能在抵達東京之前就會破產了。」（“We are not going to Japan. At least not for the present. The offer from there grew vaguer and the expense of living is immense. We should be bankrupt before we reach Tokyo”）<sup>vi</sup>

1929 年，矢野再度邀請葉慈到日本（就當時而言，臺灣也是日本的一部份），於臺北帝國大學講學兩年。為了請到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葉慈赴臺任教，校方提供了一筆充足的經費，根據兩人的通信，葉慈需要一週授課八小時，年薪一千英鎊（約值現在五萬英鎊），旅費另計，並由校方提供住宿，可說是極為優厚的待遇。<sup>vii</sup>葉慈對這份邀約相當心動，他還計劃好暑期三個月期間離開燠熱的臺灣，前往日本內地拜訪山中寺院、能樂及歌舞伎，以及觀賞日本與中國繪畫，盡觀他心目中最典雅的中國藝術之美。<sup>viii</sup>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葉慈的兒子麥可（Michael Yeats）突然生病，他的太太反對先生遠行，也無意跟隨先生前往遠東，葉慈只好放棄這段旅程。有趣的是，對於無法前往「日本」（也包括當時的臺灣），葉慈覺得「鬆了一口氣，但又很失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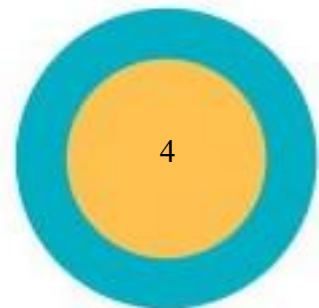
<sup>v</sup> 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Letters of W.B. Yeats*, ed. Allan Wade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p.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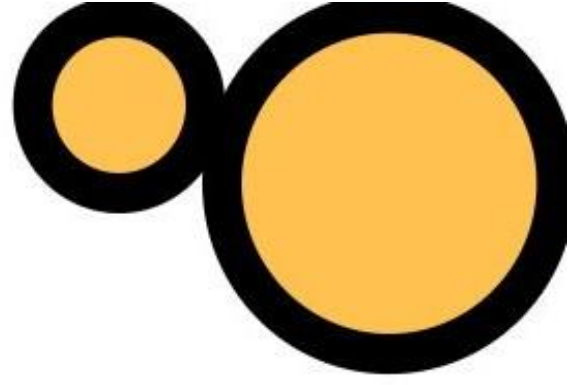
<sup>vi</sup> Yeats, op. cit., p.662.

<sup>vii</sup> Yeats, op. cit., p.765.

<sup>viii</sup> Yeats, op. cit., p.765.

<sup>ix</sup> Yeats, op. cit., p.766.





(“relieved and disappointed”)。<sup>x</sup>「鬆了一口氣」的原因，除了顧慮家人健康以外，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化可能也讓他倍感壓力；失望的原因是無法親身體驗東方文化的精華。如果當時能成行，而這些體驗或許會成為他創作靈感的來源（“What an adventure for an old age - probably some new impulse to put in verse”）。<sup>xi</sup>

雖然葉慈無法來臺赴教，還是客氣地回覆矢野，希望未來能自費來訪，不要讓他再白忙一場。（“when [my] children were grown . . . [I] would perhaps visit [the] country at [my] own expense”）<sup>xii</sup>可惜的是，直至 1939 年詩人過世前，他再也沒有收到任何來自矢野邀請。詩人 1929 年未啟程的臺灣之旅與他得知 1921 年的日本行注定泡湯時的失望遙相呼應，他在當時寫給野口的回信中提到：「我多希望自己在一年多前就已經抵達你們的國家（此指日本），並且仍留在那裡，因為我的存款少得可憐，正如我以前所擔心的那般。」（“I wish I had found my way to your country a year or so ago and were still there, for my own remains uncomfortable as I dreaded that it would.”）。<sup>xiii</sup>

葉慈的亞洲行終究沒能成行，所以也無後話。如果當時能成行，可能二十世紀的愛爾蘭文學風景就不同了。但 2015 年適逢詩人一百五十歲冥誕，現在補足葉慈與臺灣軼失多年的連結，或許尚不嫌太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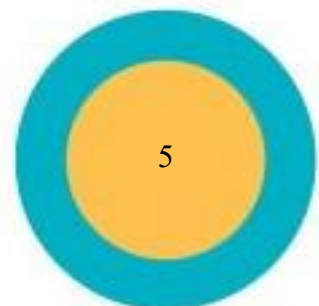
---

<sup>x</sup> *ibid.*

<sup>xi</sup> *ibid.*

<sup>xii</sup> Oshima Shotaro, *W.B. Yeats and Japan* (Tokyo: Hokuseido, 1965), p.23.

<sup>xiii</sup> Shotaro, *op. cit.*, p.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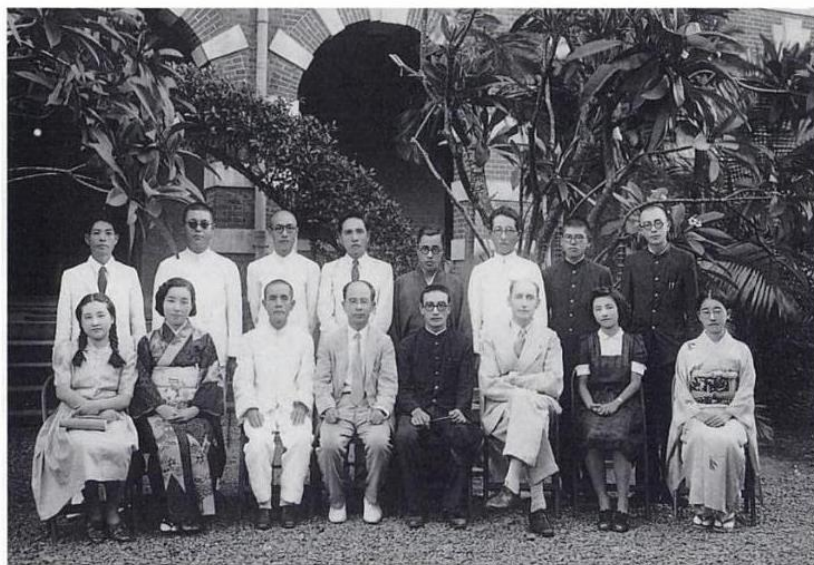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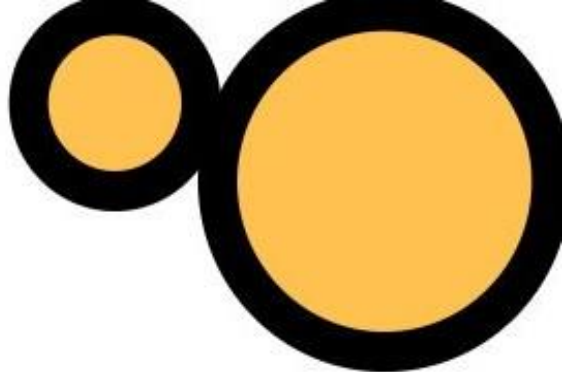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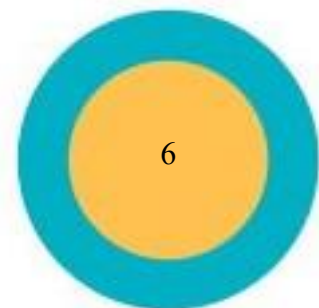
圖2：1942年8月，台北帝大同學川井清海被徵召，英文科師生為他舉行壯行會時合影留念，在鐵道飯店。前排左起：山根敏子、大森（中井）政壽助教、工藤好美副教授、矢野禾積教授、川井清海、Mr. Del Re 教師、杜淑純、野上柳子。後排左起：不詳、天士春樹學長、不詳、陳欽錫學長、田原友則、不詳（英文科學長）、西松由弘、山路勝之。

謝宗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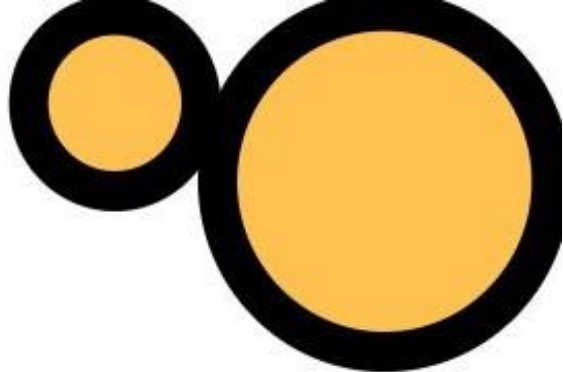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圖3：1947年4月27日，矢野禾積教授離台回日本（東京）前一天，與英文科師友合影紀念，在矢野教授宅邸。前排左起：杜淑純、矢野禾積夫人、矢野禾積教授的女兒、矢野禾積教授、山根敏子、施梅子。後排左起：不詳、魏根宣、陳欽錫、林啟東、不詳、林宗貌。

謝宗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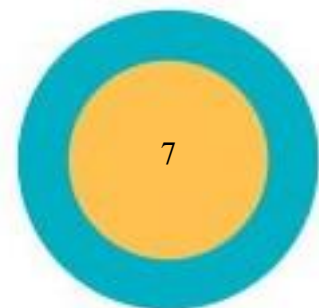
〔以上內容節錄自高維泓教授論文：

Kao, Wei H. “W.B. Yeats’s Intended Trip to Taiwan.” *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105.420 (2016): 492-6.

圖片來源為《臺大校友季刊》第七期〈台北帝大第一位台灣女學生-杜淑純女士〉。

圖中有文政學院矢野禾積教授的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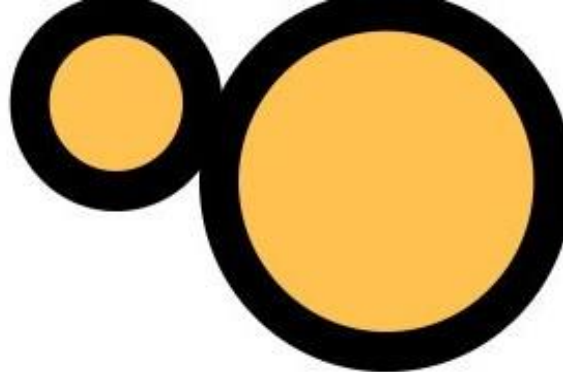


# 第二屆亞洲莎士比亞學會 研討會側記

陳宗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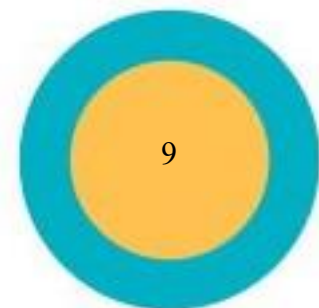
本次第二屆亞洲莎士比亞學會承繼首屆在台北成立大會的基礎，主題為“*All The World’s His Stage*”，以莎翁《皆大歡喜》著名獨白修改而成，旨在強調莎劇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與複雜的影響。本屆十分多元的議程與參與者便充分印證了一點：其中除國際知名學者的專題演講，以及許多新銳專家的研究論文分享外，尚有各國導演與劇團對莎劇改編的現場表演，一般非專業讀者的反應，甚至有其他各學門教師使用莎劇作為教學輔助工具。內容包羅萬象，十分豐富，絕非一人之力能完全掌握。底下僅就這幾個部分，簡述個人所見所聞，並講述發表心得，希望對台灣的莎士比亞與戲劇研究與表演等社群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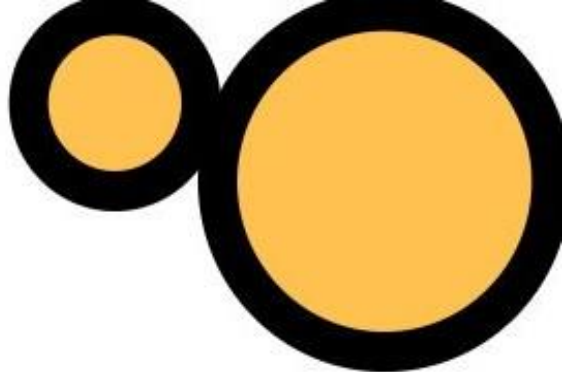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本次大會為期三天，每天皆安排了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首日講者 Christy Desmet 以“*Appropriating Shakespeare Worldwide*”（全世界一起挪用莎士比亞）為題，不僅探討古今中外各式源於莎翁的挪用，並詳盡細數其針對這個領域的研究經驗，以及其與當代文學理論的關聯（例如 *Deleuze and Guattari’s rhizome*），堪稱為未來莎學研究指出一條進路。第二日講者 Sukanta Chaudhuri 以“*Who is William Shakespeare? What Is She?*” 這個十分有趣的標題，講述莎士比亞與其同時代作者的關係與差異，特別是想像人性與他者的強大能力。他說道：莎士比亞從不在其作品中投射自身個性（*personality*）的特殊寫作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最能適應改變，也因此能在改編時保有原先戲劇特質與對族群（*ethnic*）議題的關懷。正是這樣的



關懷，使得莎翁的作品能具體呈現普遍的人性（**general humanity**），進而使各個族群的讀者、演出者與觀眾發現自己，而非劇作家本身。這個論點確實發人深省。最後一天講者為來自 **Birmingham University** 莎士比亞中心的 **Michael Dobson**，講述古羅馬作為莎士比亞劇作題材的意義，也就是伊莉莎白時代下英國國族主義與泛歐帝國主義的拉鋸。因此，他同時講到，莎士比亞羅馬（歷史）劇如何在世界各地改編時如何重現這個主題，並受到不同文化語境的影響，進而形塑現代文明與歷史。我雖不完全明瞭這些文化現象是否可以歸功於莎士比亞，但這確實能增進我們對莎翁羅馬劇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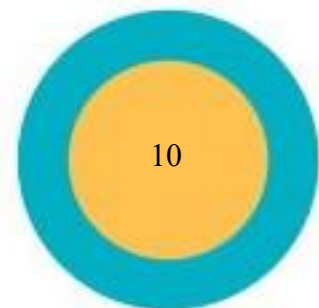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亞堪稱英語史上最吸引研究者的作家。正因為如此，即便研討會有其主題，論文發表場次之多，領域之繁雜堪稱一絕。大部分論文雖以探討莎士比亞於世界上的改編為主，其中不乏理論性的探討。諸如 1Ai 場次中，三位發表者均探討莎劇在不同文化環境下的搬演，進而挑戰我們對文學與戲劇的看法：**José Manuel González** 探討西班牙 **Almagro** 小鎮如何因現代考古發現十七世紀小型劇場遺跡成為世界化莎劇重鎮；**Ted Motohashi** 介紹 2015 年 **Yamanote-Jijosha** 於日本演出的《暴風雨》如何反思帝國與殖民論述於現代全球化社會的意義；以及 **Subhankar Bhattacharya** 以若干中性的莎劇搬演檢視劇場中的性別議題，並回顧伊莉莎白時期戲劇的演出模式。從明顯的戲劇改編走入語言層次的隱喻及引用。而 1Biii 場次的三位發表者提示了莎士比亞較不明顯但可能更深遠的影響：之前曾在北科大見過，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 **Reto Winckler** 本次探討莎士比亞中的愚行（**folly**）與蠢人作為戲劇、戲中人、與劇中世界的核心隱喻；來自德國 **Freiburg University** 的 **Z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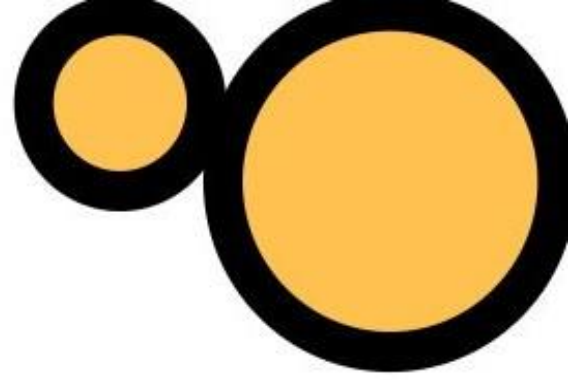




Martin 以《亨利五世》中知名的 St. Crispin's Day Speech 講述莎劇中演說對後世政治演講詞（如林肯的 Gettysburg Address）的深厚影響，一樣具有促使人行動的修辭（rhetorical）的能力。婚姻與父權則是 1Cii 的主角，其中 Huda Tayyab 探討《哈姆雷特》中的奧菲莉亞與亞洲女性面臨諸多箝制的關聯，引人深省；Shinjini Mukherjee 以《威尼斯商人》的波霞為例，講述莎劇讀者對於劇中父權的過度解釋，值得思索；而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 Jason Gleckman 闡述莎劇中婚姻一方面象徵父權，另一方面卻也顯示了現代政治體制下更為平等的男女關係。

第二天 2Ai 場次討論莎劇於現今電影改編：Laurie J. Wolf 探討美國三部莎劇電影與現代閱聽大眾（出生於 1965 以後）的關聯，特別是以直覺的影像視覺代替精巧的語言文字的表現形式；Amritesh Singh 闡述印度寶萊塢莎劇改編如何融合本地美學觀點，並描繪對全球化社會的嚮往；Sudha Shastri 以新歷史主義為綱，《莎翁情史》為本，探討劇作呈現的經濟議題，特別是電影中各式的突發事件（contingency）；最後，Yuto Koizumi 探討 Gus Van Sant “My Own Private Idaho” 如何將同志次文化與西部電影元素融入於歷史劇《亨利四世》與《亨利五世》，強調性別角色的轉變議題，特別聚焦在女性角色如何在這些差異甚大的劇種遭受邊緣化。同時段 2Aiii 場次則關注莎士比亞本身，諸如世界文學、莎劇成功的因素、以及其最差劇作等基本議題，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其後的 2Biii 場次討論沙翁筆下角色的現代改編的相互關聯，其中 Thea Buckley 與 Abin Chakraborty 分別以不同印度本地莎劇改編，討論如何重現哈姆雷特這個為人熟知的悲劇英雄角色，並探討這些改編與印度現代地區政治的密切關聯。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則屬第三日最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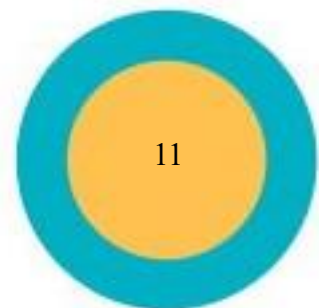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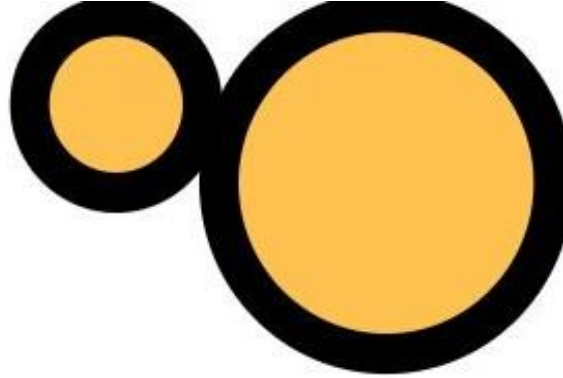


場 3Bii 場次，探討莎士比亞於其他領域 的教育功能。我再次看到許多第一線教師的經驗分享，無論是 Retha Jones / Paulina Collovati 證明莎劇在現代人權教育的價值，John Maune 分享他在日本以莎劇為綱本，教授生物學與認知科學的經驗，Sarah Olive 介紹於香港大 學校院曾舉辦十年的莎劇慶典， Lipika Das 講述自己在印度親眼目睹非正式 莎劇讀者接受與學校語文教育體制閱讀莎翁作品的落差，都給我對引介莎士比亞至台灣以及開發新研究進路有不小的啟發。

與其他研討會不同，莎士比亞研討會的餘興節目，也就是莎劇演出與相關表演欣賞，其實與相關學術研究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這也相當考驗外地與會者的體力與長時間的注意力。底下僅就個人所見部分作闡述。首日晚間前往印度國家戲劇學校，觀賞受莎翁《皆大歡喜》啟發的 “I Don't Like It / As You Like It”，其中以詼諧有趣的手法，不僅嘲弄劇作與批評家，更融入後設戲劇元素，輔以場景的轉移（自劇場、森林、至表演舞台），引發大家對性別與劇場政治的思考。除娛樂效果十足，更能引發觀眾思考研討會主題的內涵。第二日早前往距離不遠處的 Shri Ram Center 觀賞印度語版本《哈姆雷特》演出，其中舞台設計以木箱移動，簡單而頗富創意，而對白也能掌握原作意旨，表演生動，特別是奧菲莉亞十分多彩的表現，令我印象深刻。第三日早，Yuki Ellias 以即興獨角戲形式，呈現莎劇中著名的角色在今日職場的挑戰，給予觀眾欣賞這些劇中人的全新視野。閉幕式後尚有改編自《馬克白》的 Malayalam 語電影 “Veeram”，融合許多知名導演手法，為地方方言注入了史詩式的磅礴。除表演以外，各場過後還有與聽眾的互動時間，討論十分熱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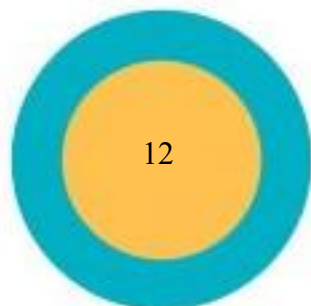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僅就自己發表的場次 “Rulers and Governance”（3Aii,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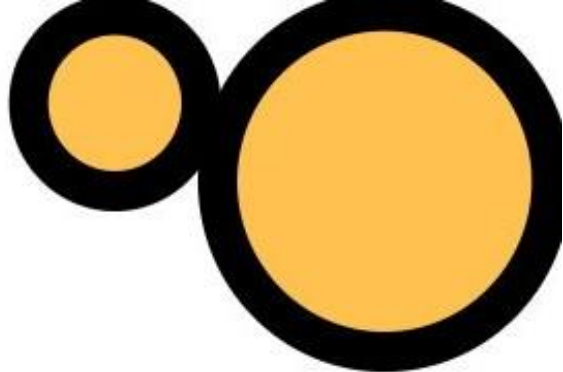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謂統治者與統治)發表心得。這個場次由來自韓國 Honan U 的 Kim Kang 教授主持，開場白即提到韓國國內政局與最近總統朴槿惠的政治風暴。(有趣的是，這類對政治的關注，也與開幕儀式中因故無法前來的 ASA 主席雷碧琪老師表達對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憂心遙相呼應。)我自己的報告中講述《理查二世》中眾角色在王權更迭前後，籠罩於全國上下的不滿情緒，算是勉強呼應了這點。其後，服務於銘傳大學的林芝邁 (Joseph Linzmeier) 教授講述莎劇中統治者失敗的理由，特別指出理查二世、馬克白、安東尼的失敗源自於他們脫離了統治者的思考模式，或將個人偏好置於國族之上。他最後講述《暴風雨》中普洛斯彼羅如何因其自由放任 (或說無為而治?)，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典型，內容十分有趣。本場次的第三位發表者，則為集政治經濟學家、社會運動者、劇作家一身的本地作家 Vithal Rajan。他以莎士比亞個人生平、英國中世紀以降的歷史、與伊莉莎白時代下特務統治出發，嘗試為其劇中俯拾皆是的政治主題以及因政治而生的狂熱提出解釋。以他的看法，莎士比亞筆下的對自然的映照 (“mirror up to nature” *Hamlet* 3.2) 預示並啟發了後來 Thomas Hobbes (以《利維坦》著名) 的政治哲學與馬克思對社會整體的關照。雖然對他的論點我有所保留，但確實從中得益甚多：莎士比亞確實是個在政治議題上的現實主義者，但也不會因此受意識形態限制或支配。因此，以其身處神權王權時代之時代與劇場的背景，莎士比亞可說對政治與政府理論有一定的貢獻。

總體而言，雖然本次亞洲莎士比亞大會有許多人不克前來，議程也因此有些紊亂，但內容十分豐富，算是合乎預期。本人除在此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厲，參與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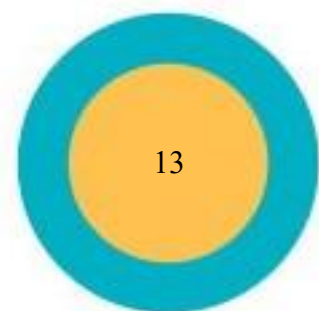




年後於菲律賓馬尼拉市舉辦的第三屆大會外，自己亦將持續於莎士比亞與早期英國文學領域持續努力精進，進一步提升這些領域在台灣的可見度。

詳細場次請參閱：

<https://asadelhi2016.wordpress.com/2016/11/21/conference-schedule/>



#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Public:

## A Transnational Symposium

### 研討會側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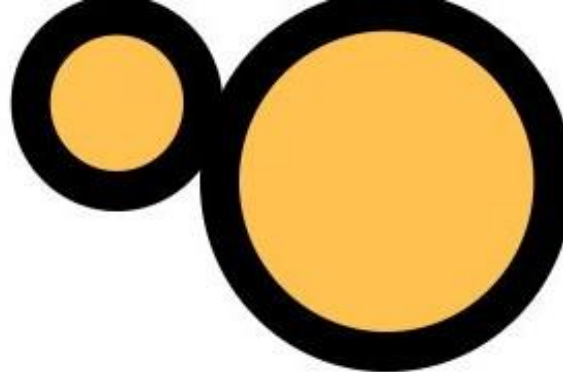
陳英傑、張興舜

經過了近半年的籌備時間，「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Public: A Transnational Symposium」終於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五），假台大文學院演講廳舉行。本學術研討會由外文系的傅友祥老師、翁家傑老師、王沐嵐老師、李紀舍老師籌辦，邀集了三十餘位來自台灣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的專家學者及研究生，並吸引了來自北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及老師共同參與。從與會來賓的國籍及文化差異，便能看出本會議主題的小小端倪。晚近全球化現象的發展，使不同文化之間產生複雜交錯的匯流與影響，大大改寫了傳統人文學科對文學、文化生產與產物的理解。在這個異文化交流、衝突、進而引發各種協商的情境之下，跨國的討論與合作便是當今人文學科面對挑戰的重要方式。來自東亞與北美的研究者們所要處理的其中幾個問題，無非是如何在當代全球化的潮流中尋求相互的理解與闡釋，並將在地的、殊異的文化現象納入跨國網絡之中，以期解構普世性與特殊性、全球與在地的概念對立。而近年來數位人文學科的興起，也為這樣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與操作方案。在會議中浮上檯面的，是文化轉譯的中介及其困難、網絡中的權力分配等問題。以下將一一簡介各個分場中的重要內容。

#### 文學與全球化

隨著加速的全球化，原本囿於特定語言、文化、國族內的文學作品，也開始跨越疆界，流傳至世界各地，為更廣泛、更多元的讀者群所閱讀；如此文學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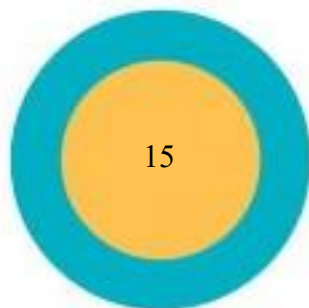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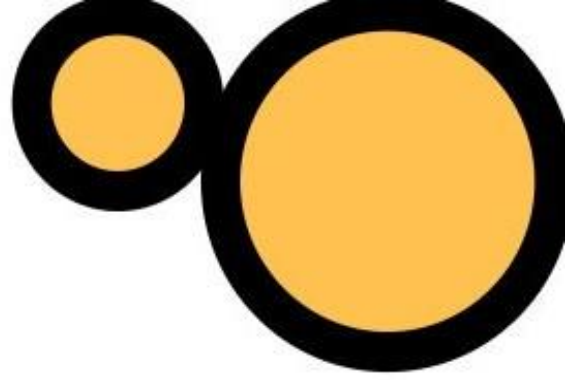


也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與審視一個於近兩百年前歌德所提出的觀念——世界性的文學 (world literature)。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者們針對世界性的文學，開始了一連串的思考與討論：對於文學全球化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者，相信這個趨勢代表著，更多作家能打破疆界限制，進軍世界，讓其作品能為更多人所閱讀，如此百花齊放的盛況下，文壇的聲音更為多元，不僅發揚了各地方的特色，也能增進各文化間的互動；然而，也不少學者提出疑慮，認為作家們將可能為了衝高作品的銷售量，而討好與迎合世界上各種讀者的喜好，只重視作品是否能順利地翻譯成多國語言且符合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胃口，反而輕忽了忠實呈現地方精神與特色的重要性，甚至將地方文化扭曲與簡化為滿足讀者異國想像的空殼。

世界性的文學，可以說是整場研討會的核心議題。其後關於各種文類、時期的討論，都圍繞著這個主題進行。因此，研討會便是以此議題開場，邀請學者們一同思考與討論。在場的 Alexander Beecroft 教授曾經針對此議題寫了一本書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他在檢視了自古至今文學作品的跨文化互動後，得到了比較樂觀的結論，認為當今的世界性文學，許多仍然努力保存著地域性的特色，有著對於美學、政治公平性的堅持與理想，並非以討好市場為目標。然而，另一方面，Duncan Chesney 教授則是在檢視 Beecroft、Spivak 等學者的著作、當今各個重要出版社與文學獎項的趨勢後，指出文壇上仍以英語作品為主流，質疑各地文化以英語呈現或翻譯成英語的現象。

### 戲劇、電影與全球化





在開場的世界性文學的宏觀討論之後，各個分場更聚焦、更細緻的分別探討不同文類、時代與全球化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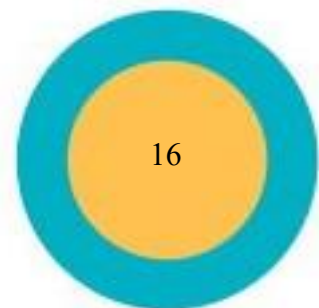
戲劇與電影分場內，學者們認為戲劇跨越文化後，有助於不同國族與文化的互動與相互了解。在學校中教授他文化的戲劇作品，或是在劇場中改編、展演，都有助於參與者親身體會他文化的文字、語調、肢體動作、與思考模式，釐清文化間的異與同。Sung Hee Choi 教授提出了於南韓梨花女子大學內教授美國戲劇的經驗，許以心教授則是以莎劇 *Hamlet* 於東亞的改編與展演為例。電影的面向，台大外文所的研究生鄧紹宏則是比較了南韓導演朴洪敏的電影《暗夜迴路》與台灣導演張作驥的《醉·生·夢·死》，認為兩部作品皆以富含歷史的場景與建物形塑與烘托全片，進而指出跨國族電影美學的共通性，以及相互了解與欣賞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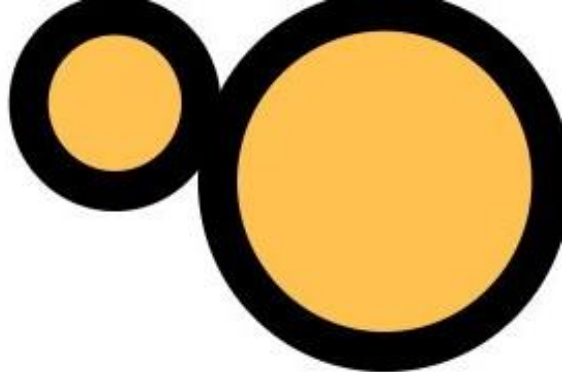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 小說與全球化

小說分場中關注的焦點，則是在西方強勢文化風行全球的年代，源於弱勢文化與族群的人們，該如何理解與建構出自己的身分(identity)： *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 A Documentary* 中，生於南非的白人女性，移居倫敦後的身分崩壞與重建； *À Toi* 中，越南裔的女主角，於加拿大尋找身分認同；以及 *The Innocence of the Devil* 中，藉由將埃及的女性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劃清界線，強調前者的獨特性與完整性，而非依附於後者下的一個分支，並以此建構起國族身分與認同。

### 流行文化與全球化

此分場的學者分析近年來相當具有影響力的流行文化，發現有些隱含著對於全球化現象的批判，有些則或許能提供全球化下強勢與弱勢文化共存共榮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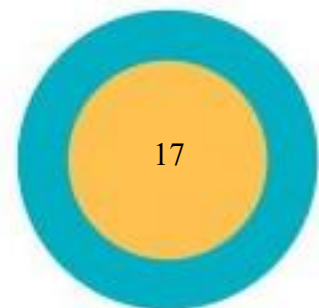




Julie Choi 教授拆解了前一陣子風靡全球的流行歌 **Gangnam Style**，仔細檢視歌曲 MV 中，江南大叔 **Psy** 的穿著設計、場景設定、舞步編排等，然後指出整首歌中隱含著對於首爾江南地區在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盛行的批判。王沐嵐教授則是不只釐清現代全球極客文化(global geek culture)受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短篇小說“**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的深刻影響，並且呈現極客文化如何在舊的框架中融入許多新的地方元素，發展出嶄新的方向。

### 浪漫主義與全球化

會議中也不乏將傳統的研究題目從全球網絡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例子。在以「**Romantic Subjects in Global Networks**」為名的一個場次，研究者們便透過跨國的脈絡，將浪漫主義文學與文化的幾個面向勾勒出來。翁家傑教授研究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布蕾克 (**William Blake**) 在其數個作品裡針對全球民主政治的想像與再現，指出詩人在反映了自身所處時代對激進政治與人民主權的熱忱之餘，對民主秩序的反思與躊躇是同等顯著的。翁教授較貼近浪漫時代的刻畫，可與 **Nicholas Vazsonyi** 教授針對德國作曲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在當代中國的改編研究作出有趣的對照。華格納一方面深植於十八至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對德國文化及民族性、神話有所執迷，另一方面，又以為歌劇所體現的情感與藝術性是可以放諸四海皆準的。這樣的張力在轉移到當代中國的脈絡便顯得更加有意思。跨文化所構築的社群，不僅由詩人透過想像力實驗，有朝一日也將會從創作者手中交由後世的各種改編重新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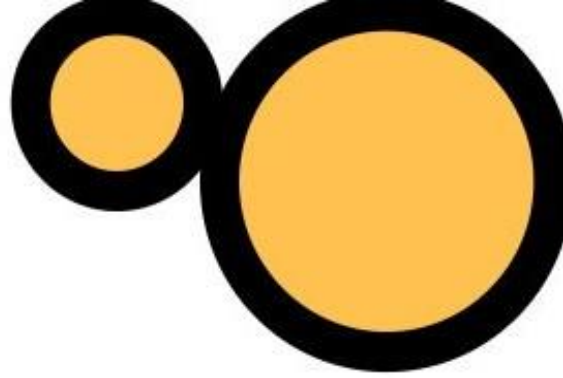


# 韓國英語文英文學會 2016 年研討會見聞錄

江昱德

去年十二月中，我與所上同學熊芑一同參加了韓國英語英文學會在大田舉辦的第六十二屆的年度研討會。會議的主題為文學與經濟的介面（*The Interface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y*）。我發表了一篇討論 Alfred Tennyson 與全球經濟的論文，熊芑的論文則是關於 John Donne 的 *Holy Sonnets*。這次承蒙電子報編輯團隊的不棄，邀我寫一點心得跟大家分享。這次參加的會議雖然有訂下了主題，但就本質上而言仍然是屬於大雜燴形式的年度大會，雖然學習了很多各方面的知識，但要說有什麼思想上的巨大衝擊的話，老實說並沒有，三天的會議結束後腦中浮現的其實是「いろいろとお世話にな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很單純的感謝之情而已。行前曾開玩笑地說參加了這場研討會就能夠躋身於國際學人的行列了。實際上在當地則仍像是小孩子，受了主辦單位及與會人員很多很多的照顧。我想在這篇小文裡我就多紀錄準備及參加海外研討會的所見所聞，跟大家稍做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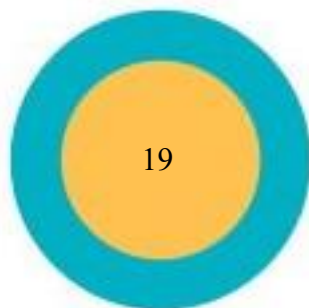
我們會參加這場研討會，是因為從許以心老師那邊聽到了內線消息，才知道韓國英語英文學會有研究生的 panels，否則在英文版的網站上其實只有一般的徵稿，是沒有提到有專門開給學生的場次的（除了我們之外仍有其他非韓國本地的研究生參與，不過數量並不多）。韓國與台灣同樣有過受日本殖民的歷史，距離上也不遠，情理上沒去過似乎頗說不過去。不過對由韓流折射出的韓國意象一直是讓我興趣缺缺，加上又不怎麼吃辣對韓國食物也總是敬而遠之，職事之故從來沒想過要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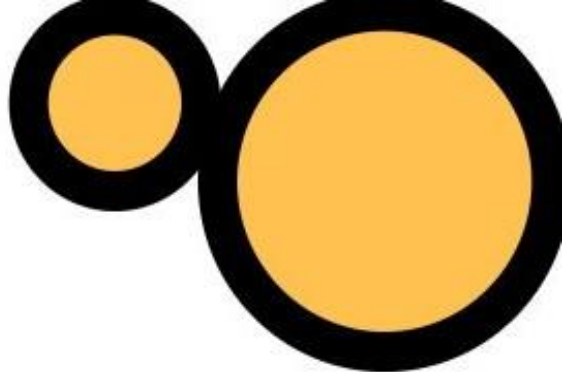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訪韓國。這回兒逮到了能讓學校補助旅費的機會就決定來參加看看當作觀光好了，說來動機實在不是很單純。

在撰寫論文摘要以及準備投稿時，我們主要是參酌英文版的網頁，不過英文版的頁面內容較為精簡，而投稿的格式以及相關的資訊其實大多集中在韓文版的網站裡面，這點我們是在檔案寄出去之後才發現的，往後有意投稿的同學往後可以先行查看一下。此外，網站上記載的時程跟實際的行事有不小的落差，我們是投稿後石沈大海了好一陣子（記憶中至少是有超過一、二個月）才收到回音，會議的議程表也直到接近出發前才排出來，不過回信的工作人員都非常的親切也很願意幫忙，想投稿者可能有些耐心但不需要太過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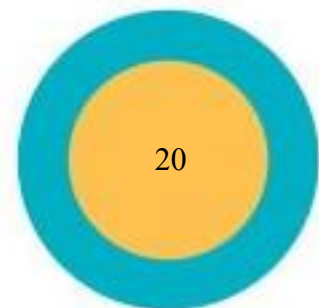
本次研討會總計三天，每天下午皆有一場 **Keynote Speech**，第二上午另有圓桌論壇。我除了在第二天上午發表了論文外，還前往了數場主題殊異的場次，也參加了第一、三天的專題演講，以及第二天的圓桌論壇。今年的研討會很特別的並非辦在大學裡，而是在大田會議中心進行。第一天上午照著表定時間到了會場，發現冷冷清清的，要不是有活動海報幾乎都以為是走錯地方了。當天並沒有開幕式，繳完註冊費、拿了論文摘要集及手提袋，就直接開始聽發表了。早上安排的場次皆為一般的場次沒有受邀學者發表，因此泰半的與會者幾乎都沒有到。而因為在每個時段基本上都有四五個 **panels** 在進行，因此每個 **panel** 的人其實都很少，說實在話滿尷尬的。在第一天上午結束後滿心歡喜地期待終於要吃便當了，卻發現研討會並沒有提供便當。就這點而言是跟通常只要填寫表單就能拿到餐盒的台灣相當地不一樣的。大田會議中心位在大田 **EXPO** 公園旁，依山傍水，建築物相當摩登漂亮，





但是並不在鬧區，附近的餐廳並不很多，算是唯一小小的不便。是否第一天早上就要到會場，我想是大家很可以思考的。尤其這次活動不在首爾舉行，我們前一天前往大田的過程實在有一點兵荒馬亂，並沒有充分休息，早上實在有些兒昏昏欲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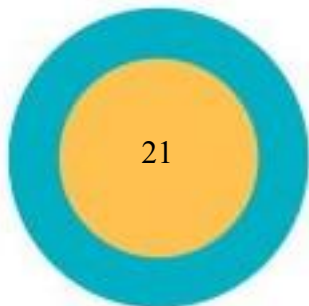
第一天的專題演講由來自史丹佛大學的 **John Bender** 教授向大家分享英國兼及歐洲十八世紀的世紀末文學環境，討論當時的經濟環境以及對情感經濟的新認識對文學文類及表現技巧的影響。他對 **Jane Austen** 以及 **Adam Smith** 的比較研究別具洞見，特別有啟發性，不愧為當代大師。會場裡的人數也跟早上完全不同，是擠滿了人，問答討論也十分踴躍。至此才真正有了參加研討會的感覺。第二天圓桌論壇針對此次研討會的主題 **The Interface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y** 邀請來自各國的學者進行意見的發表語交相的討論。每位講者先行進行五分鐘的發言，隨後再交互討論。每個講者的發言雖然切入點不完全相同，但個個都真知灼見直指問題的核心，也與聽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聽了收穫甚豐。第二天雖沒有參加專題討論，但參加了主辦單位特意舉辦的特別場次。該場次有來自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的王明月教授討論中世紀的道德劇中的經濟語言、來自 **SUNY Buffalo** 的 **Ewa Plonowska Ziarek** 教授討論非裔美國女作家、口頭傳統與文學剽竊的關聯、來自 **UCLA** 的 **Mark Seltzer** 教授則討論了小說與 **system theory** 關聯。**Seltzer** 教授研究的領域相當新穎在台灣從未聽聞，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第三天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 **Timothy Andres Brennan** 教授的演講則是追蹤躡跡文學理論家對經濟學的領域的貢獻。他由馬克思出發向上向下含括個時代的理論家，指出他們對人類整體的關懷使得他們能夠對經濟學提供更深刻的見解。**Brennan** 教授準備了逐字稿，讓我們能在會後





能夠再細讀思考，十分地貼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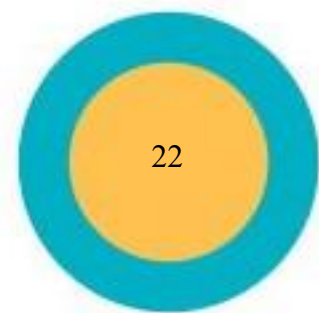
我在研討會第二天上午發表論文。我的論文針對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桂冠詩人與萬國博覽會有關的詩作從全球經濟的角度著眼進行討論。同場次另外有來自西江大學以及延世大學的研究生參與，他們的論文分別討論維多利亞時期金錢與男性氣概的糾纏以及維多利亞時期的職業婦女。行前對自己參加的 panel 十分期待，畢竟自己在台灣並沒有認識多少做維多利亞的研究生，原本預想能進行很多的交流。實際上則不然，當我進到會場時，其餘兩位發表者已到，但兩人都做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散發著只想快快發表完離場的氣息。我的場次算是相對熱鬧的，除了三位研究生外，還有一位主持人及兩位討論人。加上同一個會場接著要進行圓桌論壇，因此也有若干提早到會場的人。（熊芄的場次除了三位發表者外只有主持人。）最初是聽說大會為研究生安排討論人，其他兩位研究生確實有，然而可惜我並沒有，想來大概是因為找不到對 Tennyson 有所研究的人來幫忙吧。（畢竟從現代 Tennyson 研究的開端 Harold Nicolson 開始，Tennyson 學者們每每都要在自己研究的 introduction 裡宣稱 Tennyson 研究將要復興，我們沒有必要再找理由解釋為什麼要研究 Tennyson。前些日子在東京因緣際會跟一個社會學博士閒聊了起來，對方知道「テニソン」就已經讓人相當欣慰了，當跟他稍稍抱怨一下大家都覺得 Tennyson 都很無聊時，對方非常溫柔的說只要你覺得有趣，喜歡就好。就算只是客套話，這樣的話也是前所未聞。）當地的研究生我想跟台灣的研究生一樣都有點基本功不足的問題。其中一位把十九世紀跟維多利亞時期兩個斷代的觀念搞混。另一位則似乎對 professional women 的定義不十分明瞭，不過再發表過後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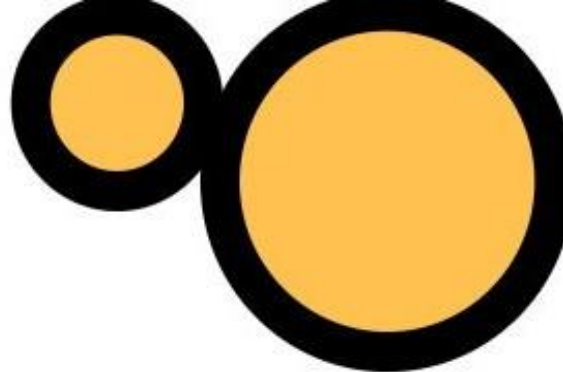


被討論人或者主持人指正。在發表完論文後，很可惜除了主持人責任性的問了幾個問題、提了點建議外，沒有進行太多的互動，可惜我在其他研究生發表時還努力擠出問題來發問，未免太沒有投桃報李的精神了吧。回來跟孟克禮老師提到沒聽到什麼有用的回饋時，老師指出這是大型研討會的常見情況，因為參加者專長各異，能真正獲得建設性的機會其實不高。當然如果有幸被安排到討論人的話，我想應該能夠學到很多，而且因為其實觀眾不是很多，發表時氣氛不會太緊張，我以為是很適合為初登場的舞台，所以有興趣投稿的同學也不需要卻步。值得留心的是當地學生都會準備稿子給聽眾閱讀參考，這一點大家往後可以稍加注意一下。

韓國作為旅遊地也是饒有趣味的。在研討會開始前與結束後，我們也自己遊歷了一下首爾，雖然韓國文化老實說不大有原創性，約莫就是把漢文化跟日本文化混在一起的感覺，不過首爾對我來說仍是非常的新鮮，是第一次到語言完全不通的地方。只可惜適逢當年入冬以來最低溫，皮膚凍到發疼、又鼻水直流實在無法在戶外久待，因此做的最多的反而是人類學的觀察。在東京雖然會很切身的覺察到自己是ブサイク、是田舎者，但倒沒有特別格格不入的感覺，並沒有很強烈的出國感。（話說我們剛進首爾在明洞的地鐵站看著地圖時，一對日本人情侶以「日本人の方ですか。」向我們搭話想要幫忙，以至於對韓國的第一印象很荒謬地竟然是日本人は優しいな。）在首爾倒是很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格格不入。先前聽友人提及韓國人因為種族單純，所以長相相當一致，在當地的觀察確實如此。此外韓國的年輕人的打扮風格也都很類似，幾乎到了完全無法分辨不同的程度。韓國的女孩子們感覺起來性格比日本人烈，但又比台灣人有女人味，約莫是因為每個人都很用心地化了很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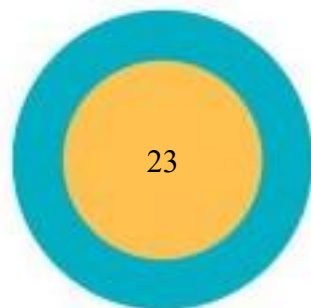






的妝的緣故（雖然我對韓系的妝感敬謝不敏），身型則因為冬天大家都裹在大衣或長版羽絨衣裡，倒是看不大出來（韓國人外套的帽子不知怎的一定要鑲毛，煞是有趣）。韓國男子跟電視上見到的韓星很不一樣，我想客觀來說應該算是東亞最好看的吧。身材高挑，生著比例甚是漂亮的希臘鼻（私は鷲鼻フェチなんですけど），臉則是近來在日本很流行的塩顏，相當地あつさり，素樸的很有味道。研討會的第一天下午及第三天上午主辦單位舉辦了參訪的行程。帶領與會的學人及學生參訪百濟的古都公州。我跟熊芄參加了第一天的行程拜訪了公山城及武寧王陵鄰近的古城遺跡及古墓，並由當地的英語導遊（是大學時唸英文系的婆婆）為我們進行導覽。造訪的景點屬於韓國的重要古蹟，我很幸運地能藉由參加這次的研討會對韓國文化與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今年的研討會將於首爾大學舉行，相關的資訊應該會在六月左右出現，大家可以密切注意韓國英語英文學會的網站（<http://eng.ellak.or.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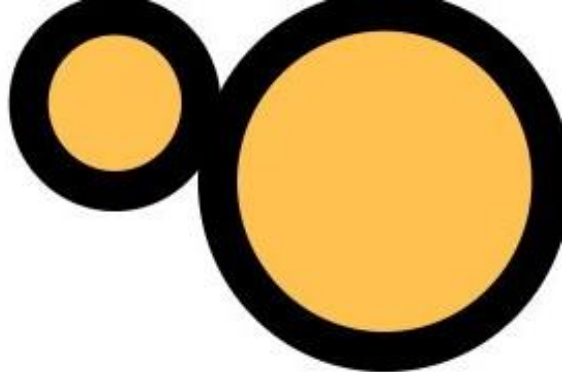
# Professional Skills Workshop: Attending Conferences 側記

侯淇齡

為了讓所上同學對學術研討會有更深度的認識，外文所舉辦工作坊 Professional Skills Workshop: Attending Conferences，邀請柏逸嘉教授、陳重仁教授、許以心教授與孟克禮教授來談他們參加研討會的心路歷程與經驗傳承。老師們都提出許多身為發表者或聽眾該具備的心態；以下便是他們各人分享的重點與我所整理出每一位老師的良心建議。

工作坊首先由孟克禮教授分享他的研討會經驗。一開頭，老師便以身作則，確認大家都聽得見他的聲音、跟得上他說話的速度、看得清楚投影片；老師提醒，身為發表者有義務使在場的聽眾能夠清楚接收到傳遞的資訊。老師也強調與聽眾、與會者們的互動。他認為，參加會議是一個走出象牙塔的好機會，尤其對於年輕學者而言，可以多認識與自己同一門領域的同儕與前輩。此外，面對不同專業程度的聽眾，老師鼓勵我們應該主動上前、多去了解他們，除了交流，更能考驗自己的表達技巧—如何向非/專業的人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接著換許以心教授講述她的經驗：老師的分享著重於如何選擇參與一場不僅是好而且附有價值的研討會。她指出，做為一位年輕學者，參加研討會可以是個很重要的場合，而一場好的研討會，無論是自身的領域還是跨領域，都能對研究、交流、人際連結有所開展。老師也建議，選擇研討會時應該多留意如資助、論文發表獎項或是協會期刊等條件，以決定主辦單位與會議是否具有價值性。而老師也認同



孟克禮教授的建議；她指出，尤其參加國外的研討會，更應該把握機會踴躍介紹、「推銷」自己，說不定就能獲得意想不到的回饋與生涯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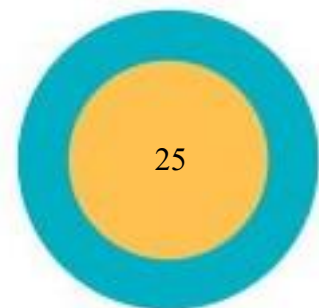
陳重仁教授的分享則是以「5W1H」的方式進行。老師透露，他對於投入研討會的討論有嚴苛的自我要求，因此在每一場會議的事前準備中認清自己做什麼、為什麼、為了誰、去哪裡、何時去、怎麼做學問是很重要的。又因為老師的研究領域是人文與醫學，涉及跨領域、也勢必面對許多非人文或相關專長然而卻又很好奇的聽眾，所以他特別強調發表論文的一套完善的準備(rewrite, record, rehearse, review, and reply)與如何在一個不完全熟悉的場域中發揮(blend in, join in, talk in, walk in, stay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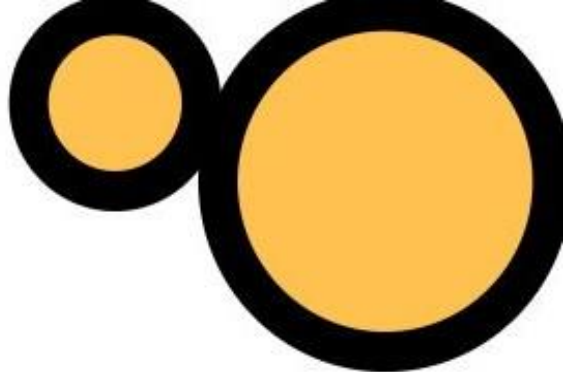
最後，柏逸嘉教授分享了他個人難忘的研討會經驗，並將重點放在介紹「掠奪性研討會」(predatory conference)，以告誡同學們選擇研討會時必須睜大眼睛、做足功課，免得花上一筆錢又沒能獲得有價值的學術交流。老師提供在場的同學與教授們關於台灣掠奪性研討會的新聞<sup>xiv</sup>，以及這些惡名昭彰的主辦單位發送的電子邀請函(外加當地旅遊行程)。其實從信件的內容即可發現，會議的主題不但散漫、毫無重點，與會的金額更是不尋常的高，而且信件的文法又是錯誤百出。這些不嚴謹、不專業的訊息發送就是一種警訊，警告我們「絕對不要參加！」

教授們分享的研討會經驗，其實都強調個人準備與積極向外拓展，無論是學術、人際、還是周遭環境。這也是我認為在研究所階段需要建立的心態；尤其後者，更是大家可以一同努力的，畢竟在學術的壓力下，很可能容易疲乏，而勇於探索正是

---

<sup>xiv</sup> McCrostie, James. "Taiwan's Great Academic Rip-off." *Taipei Times* 3 Aug. 2016: 13. Web. 4 Sept. 2016.





發現新的想法與事物的好機會。從每一位教授的身上，我也深刻感受到他們就是藉由這些機會與經驗的累積發展出個人特色，而不僅限於學術研究的領域不同上。這次的工作坊如同一場展演，讓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許往後還有相關的一系列工作坊活動，讓所上同學得以窺探專業學術的本領！

